



伪满洲国秘事



溥仪身边50年

随銮伴驾记

1

周 珖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洲国秘事

溥仪身边50年

随銮伴驾记

1

周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奎伴驾记/周珏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6 (2006. 4 重印)

ISBN 7—80528—077—0

I. 随... II. 周...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433 号

随奎伴驾记 (1—5 卷)

周珏 著

责任编辑: 耿 宏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31.75 印张 20 插页 405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 149.0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528—077—0

序 言

堂侄毓贻撰写的回忆录《我在溥仪身边的二十六年》已发表五载，因系其亲见、亲闻、亲历，故引起海内外较大反响。

兹周珖同志依据原著改编为章回体小说六十回，用文学体裁叙述现代文史资料，无疑是一创新，对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和伪满十四年的惨痛历史，以及溥仪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从末代皇帝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历程，更能形象逼真地从一个侧面得以窥见。这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值此本书付梓之际，深感欣慰。惟该书曾以《随龙伴驾记》为题，在泰国《新中原报》连载，余对该书名不敢苟同。其原因伪满洲帝国是一敌伪组织，为我国历届政府所否定；家兄溥仪是傀儡皇帝，既无“龙”可随，又无“驾”可“伴”。

当然，作为文艺作品，以讽刺的手法，去揭露鞭笞



随奎伴驾记（第一卷）

那些假、丑、恶的东西，以期达到警世之目的，亦未尝不可。不过，为慎重起见，做些必要的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政治误解。略抒己见，以飨读者。

薄 杰

前 言

神州古国，历史渊长，英雄辈出，伟业惊世，为今天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来小说家都愿抓住这些重大选题，尽力渲染，着意描画，在刀光剑影中把英雄升华为超凡入圣的“完人”，伟业变成了动地惊天的神话：楚霸王力可拔山，诸葛亮智可欺神，唐太宗功可盖世，李闯王胆可包天……经小说家的加工，这些人物的形象更完美，事迹更感人，从而流芳百世。

本书并没有去记述这些“超凡入圣”的人物、动地惊天的伟业；恰恰相反，却描写了一个民族的罪人，一个梦想实现其“匡复祖业”的迷梦，不惜认贼为父的傀儡。他就是有着“从皇帝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转变的特殊历史人物——爱新觉罗·溥仪。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处在混乱的年月，混乱的世道。战火连年，饿殍遍地；是非混淆，人妖颠倒。

皇姑屯事件中，老师张作霖被日本特务机关暗算后，少帅张学良继承父业，一心要振兴东北。他屏弃了乃父统治东北数十年的方略，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开矿修路，



随銮伴驾记（第一卷）

举办实业，整顿军队，重用文武全才的少壮派。几年工夫，不仅陆军装备精良，而且还组建了拥有 200 架飞机、几十艘战舰的空军和海军。出于对祖国统一的热望，张学良在 1928 年坚决表示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东三省全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但是，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并不甘心，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正在暗中抓紧策划对中国的侵略。在还没有公开直接出兵的情况下，便许以重金重利、给枪给炮，唆使原东北系的石友三、山东军阀韩复榘和躲在大连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在关内打起“反张联盟”的破旗，要跟张学良对阵中原，决一雌雄。张学良亲选精兵 20 万，横刀立马，风风火火杀进山海关。石、韩、阎临时凑起的一点人马，没待厮杀，先自乱了阵脚，待东北军一冲杀，就抱头鼠窜，逃之夭夭了。结果，石友三被剿灭；韩复榘龟缩回山东；阎锡山又成了“光杆司令”，悄悄地溜进“关东州”（大连）。“反张联盟”自此销声匿迹了。

因为张学良功绩卓著，又因为蒋介石也要借此平衡北半部各派势力，拉拢张学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蒋介石正式封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便下令将行辕设在北平，带来的 20 万大军就地驻防，把东北的大事小情全推给了部下。可是东北军主力一走，地方的防务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原驻有一个师的地方，现在只剩一个团，驻有一个旅的地方，只剩一个营；所幸老家沈阳还保存着相当的实力。

这正是关东军要出的第一个阴谋——调虎离山。

事有凑巧，民国 20 年（1931 年）9 月中旬这几天，留

前 言

守东三省的首脑们相继有事：黑龙江省主席兼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借口向张学良述职，交出一省要务，回北平公馆享福去了；吉林省主席兼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父亲去世，他将一省军政大权交给参谋长熙洽，自己回老家辽宁锦西杂木林子去奔丧了；坐镇沈阳的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的父亲9月17日80大寿，两天前就放下公务，回公馆给父亲去张罗寿宴了。

日本人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9月18日动了手，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又趁机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溥仪这个被日本人豢养在天津日租界里的复辟狂，立刻孤注一掷，同日本人狼狈为奸，干起了分裂中华，肢解神州的罪恶勾当，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一部血泪痛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这个罪恶政权。溥仪也成了阶下囚。

历史上亡国之君不乏其人，或遭枭首，或施凌迟，或饮鸩毒，或被车裂，得以善终者极为罕见。可是，像溥仪这样一个早已被民主革命的大潮淘汰，又成为卖国贼和复辟狂人，在人民政权的改造下，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竟奇迹般地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由卖国贼到爱国者，由封建皇帝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呀！奇迹就摆在我们面前：溥仪的巨变是奇迹，促使溥仪发生变化的更是奇迹。这样的旷古奇闻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作者正是怀着这样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随銮伴驾记（第一卷）

本书的前半部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制造伪满洲国的始末；后半部记述了溥仪在人民中国获得了新生。作者试从伪宫和战犯管理所两个生活侧面，以溥仪妄图借助日本侵华实现其复辟的政治野心，进而死心塌地当上傀儡，以及他在新中国由怀疑共产党、抗拒改造，到相信共产党、悔罪认罪，决心做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变化为轴线，去完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溥仪卖国的罪行，歌颂中国共产党对战犯改造政策的巨大胜利这一重大主题。

作者阅浅学疏，没有经历过伪满的苦难岁月，所以能完成此书，有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有世伯爱新觉罗·毓嵒先生（溥仪的堂侄小秀）的口授；二有家严周克让先生所撰毓嵒先生的回忆录《我在溥仪身边的二十六年》为基础。毓嵒先生从伪满宫廷到苏联战俘营，乃至抚顺战犯管理所，始终跟随溥仪，深悉伪宫内幕。书中所记大都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因此，本书取名为《随銮伴驾记》。

本书并非正史，纯属稗官，为叙述方便，个别情节有虚构。作者水平有限，勉强敷衍成篇，有愧于前辈的期待，有负读者的厚望，聊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之用。疏漏之处切望多指正。

本书曾蒙溥杰先生指教并作序言，在此表示感谢。

作 者

目 录

序 言	(1)
引 子 “九一八”	(1)



民国20年9月18日深夜10点30分，3颗信号弹飞向北大营的上空。几乎在同时，“轰、轰、轰……”一阵炮响，随着山摇地动的爆炸声，北大营立刻变成了一片火海。北大营外的日军钻出了高粱地，排成战斗梯队，气势汹汹地向营区逼近。三八式大盖枪上的刺刀，闪着瘆人的寒光。密集的弹雨倾泻在东北军的阵地上，扬起了一串串烟尘。七旅的阵地死一般的寂静。上级不下令，谁也没办法。军官们急得团团转，士兵们咬牙骂道：“他娘的，亘古以来，没见过这样窝囊仗的！他老蒋就是当今的秦桧！”王团长提着匣子枪，在堑壕里来回急走。他蓦地停



住脚步，一转身冲向旅司令部：“参谋长，打吧！我求求你，再不打就完蛋啦！”王团长苦苦哀求着。赵镇蕃哪有功夫理睬他，继续对着话筒吼道：“荣参谋长，日军已经到了阵地前沿，请赶快下令开火吧！”“不行！总裁有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收起来，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以公理战强权，友邦人士自会替我们说话！”

第1回 卖国求荣群蝇哼叫 紧锣密鼓“执政”出台

..... (13)



“满铁”亚细亚号高速列车像一只巨大的蜈蚣，在白雪皑皑的广袤的松辽平原上，沿着中长铁路向北急驰。列车的尾部，照例挂了一节“展望车”。车厢的内部是一间宽敞的屋子，坐在这里的主人是一对青年夫妇。男主人望着外边迅逝的山川景物，眼角挂着泪花，万分感慨地叹道：“唉——，弹指一挥，逊位 20 年啦！我卧薪尝胆这些年，到底回到了祖宗发祥之地。嘿嘿，我这条困龙抬头的日子到啦！如今我内有满洲 3 000 万子民的衷心拥戴，外有日邦仗义支持，如虎添翼，如龙归海，中兴故国，一统天下的大业定会成功！哼，有我

目 录

在，大清朝就一定不会亡呵！”他微眯的眼里突然露出了一股凶光，他又吐了一口烟。在这弥漫的烟雾中，他仿佛看见当年袁世凯登极时得意的胖脸、冯玉祥“逼宫”时冷酷的表情、孙殿英掘皇陵时疯狂的身影……“这帮乱臣贼子，我一个也不能放过！活的要严查重办，死的也要掘坟鞭尸！”

第2回 “接大驾”新贵忠情满怀 “迎金銮”旧臣哭声一片

..... (26)



熙洽听走下车来的坂垣说溥仪要接见他，四方大脸上两道浓眉一阵抖索，眼睛一亮，便一步一叩首，四腿儿爬到车下，号啕大哭道：“皇上，我的皇上哟，满洲3 000万子民，盼星星盼月亮，年年盼、月月盼，盼了整整20年，到底盼来了！”溥仪耳闻目濡，心中立刻涌起了一股热浪，眼眶也湿润起来，暗暗叹道：“这熙洽果然忠勇，难为他一片忠心呀！有这样文武全才的忠臣辅佐，复辟还怕不成？只要把他笼络住，将来定能效命疆场，为我出力。”想到这里，他学着明君礼贤下士的样儿，招熙洽起来。熙洽又“咚”地叩了一头，叫道：“奴才谢恩！”这



才从地上爬起来，依然不敢仰视。“熙长官，请到这边来，坂垣大佐有请。”一个日本军士通过祁继忠招呼着。熙洽一怔神儿，马上明白过来，赶快钻进坂垣的车厢里。

第3回 福隆阿受命选护军 肇毓岭应诏赴“满洲”

..... (40)



福隆阿一下火车就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钻进一条僻静的小巷，看看身后无人跟踪，便在街口寻了辆黄包车，小声吩咐一句“日租界，静园！”就缩缩脖子，用帽檐遮住脸，偎在车上装作睡觉。他心里明白，在天津卫，现在不是抛头露面的时候。跟随皇上这多年，三教九流谁不认得他福爷呀？要是倒霉碰上张学良的便衣队，可就“坏菜”啦！别说皇上的大事办不成，就连他的小命也得搭上。一过金汤桥，他如释重负，心想：“进了日租界就等于到家了，张学良有天大的本事，在这里也不管用。”他长吁一口气，挺直腰板，扶正帽子，跷起二郎腿，在心里暗自说：“这次我领旨回来，好歹也算个‘钦差’呀！得让静园的人瞧瞧，皇上的‘钦差大臣’有多威风！”

目 录

第4回 观比武徒受虚惊 吃火锅枉出冷汗…………… (52)



广场里面有十几个日本军人等车，正在斜倚着背包，横七竖八地倒着，饶有兴趣地观看两个兵比武。那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武士甩掉了上衣，手持明晃晃的军刀，发疯似地厮斗着。其中一人抡起军刀，直奔对手砍去。刀声呼呼，吓得人们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只听“咣啷”一声响，那把军刀被挡了回来。“摇鲁西（好）！摇鲁西（好）！”观战的日本兵如醉如痴，一齐狂喊乱叫。忽然，一个坐着的日本少尉跳了起来，抽出军刀，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围观的人们叫嚷道：“你们，谁的敢，比试比试的！”场上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你的，出来！”少尉用军刀尖指着一个戴眼镜穿长衫的人吼道。那人的脸刷地没了人色，张张嘴，吐吐舌，没命地往后缩，返身钻出人群。“哈哈，中国人，胆小鬼的是！”少尉更加得意，用刀尖指着人群叫号。刀尖到处，人们纷纷后退。日本军人见状，狂笑起来：“你们的，怕死！皇军的，噎赖噎那（伟大）！”



随奎伴驾记

第5回 义勇军奋起雪耻 执政府准备潜逃……………(62)



“无耻，败类！”冯占海剑眉倒竖，一把将信撕个粉碎，摔到地上，怒斥说：“熙洽卖国，认贼作父，罪行累累，昭然若揭。我恨不能食其肉，

寝其皮！你竟敢为虎作伥，助桀为虐，为敌说项！”“啊，不敢不敢。敝人只是……”关荫轩已是魂飞魄散，十分紧张地盯着冯占海，军旅之中，说杀便杀，说砍便砍呀！“啪！”冯占海猛一拍桌子，愤然而起。关荫轩浑身一哆嗦。冯占海虎目圆睁，高声说：“生我者，中华；养我者，中华！冯某是堂堂的炎黄子孙，岂能干那出卖祖国，坑害百姓的勾当！”他忽然喝道：“全团集合！”

第 6 回 叩旧主初上缙熙楼 聚骨肉畅议悼王府 …… (76)



宗室子弟一听皇上马上要召见他们，立刻眉开眼笑，来了精神。一行人抄小路，拐胡同，闷头急走，不消半个小时，便来

到一个大洼塘地方。众人正在疑惑，福隆阿说：“到了，前边就是皇宫。”大家顺他手指的方向

目 录

看去，只见路北的高坡上，有座青砖大院，临街的大门却紧闭着，四个墙脚孤吊吊地各立着一个水泥炮楼，整个大院像个四仰八叉的饭桌子。视线向上移动，院内小楼的绿色铁皮屋顶遥遥可见。“这就是皇宫？”众人诧异地问。“对。”福隆阿说。人们悄声议论起来。毓岭心中暗想：“这怎么可能是皇宫呢？活像北平的模范监狱！”

第7回 佟济煦侃侃讲“忠君” 商衍瀛谆谆告“爱国”

..... (88)



学生们刚坐下，吴天培一撩长衫走进来，粗着嗓子喊：“佟处长到——”学生们“哗”地起立，目视教室门口。佟济煦一身戎装，深黄色将校呢军服上扣着满金少将肩牌。漆光锃亮的马靴上，刺马针碰得砖地咋咋作响。他手握一柄红穗子日本战刀，走到讲台前，威严地说：“坐下。”等学生一坐下，佟济煦清清嗓子说：“诸位，从今天起，军事训练班正式开学，你们穿上了军装，也算正式给皇上当差了。我大清朝基业，全凭八旗铁骑马上得来的。诸位都是宗室觉罗之后，当今圣上专为您们开办训



练班，意味着什么，嗯？”“培养骨干，组建军队，重整河山！”“很好，还有呢？”“对我们宗室的器重、信赖！”“说得好！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诸位不要辜负圣上一片苦心呀！”“誓死效忠皇上！”大家一齐喊道。

第8回 游平康傻张受罚 表忠肠毓岭得奖 ……… (103)



严大总管登上石阶，宣布：“把罪犯带上来！”“带张得功！”李二总管往下吩咐。“带张得功！”吴天培命身后的两个护军。三声令下，院子里的空

气嗡嗡发颤，人们都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不一会儿，张得功被揪着头发，五花大绑地押了上来。只见这小子已经面目皆非了。不仅眼睛肿得封死了，烂桃子一般，腮帮子也红蓝紫青地苍了起来。但是，肿得猪拱嘴一般的上唇依然挂着两条黏稠的黄鼻涕。“面向御寝宫，请罪！”严桐江喝令道。“好好，我，我请罪。”张得功生怕答应慢了，再挨一脚，连忙对准缉熙楼，捣蒜似地磕头说：“奴才有罪，对不起皇上，求皇上开个大恩吧！”“真不要脸，一个汉人，有啥资格自称奴才，只